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4 1932

12



詩傳大全卷之十九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

之。孔氏曰。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

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

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間

多闕文疑義焉。○安成劉氏曰。康王以後之詩。昊天

有成命。及執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孔

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三頌之名雖同。而



於周。間以親疎之義。故凡五卷。安成劉氏曰。雅頌無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為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為四之四。商頌五篇為四之五。通為五卷。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音鳥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子禮反。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於人斯。周頌不

叶韻。未詳其說。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三山李氏曰。事神之

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

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東萊呂氏曰。士虞禮祝詞曰。孝子某顯相夙興。然則主人之外。餘皆

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華谷嚴氏曰。稱助祭之人曰顯相者。謂其有顯著之德。

美稱之也。濟濟衆也。多士與音預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

而疾也。孔氏曰。疾奔走。言勸事也。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

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曹氏曰。洛誥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則是成王就新邑祀文武。周公率諸侯以從之耳。明堂位所謂

周公朝諸侯。踐天子位者。皆漢儒之妄也。○東萊呂氏曰。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

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是也。言於穆哉。此清靜之

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東萊呂氏曰。言顯相之肅

象。不言可見矣。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

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臨川王氏曰。肅

越文王。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華谷嚴氏曰。對越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疾奔走於在廟

之事。謂敏於趨事也。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

乎其無有厭敷於人也。

臨川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侯多士。駿奔

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新安胡氏曰。此詩唯一句說廟。後皆從與祭者身上說。詩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言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奔走而敬恭嚴事者。無厭敷乃如此。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淪肌浹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揜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以見之哉。○豐城朱氏曰。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可得而見矣。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而為公侯。則肅雝顯相。肅雝。即文德之謂也。卑而為多士。則秉文之德。文德。即肅雝之謂也。文王之神。雖在天。而文王之主。則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廟之主也。駿奔走

其在廟之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

九峯蔡氏曰。王

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東萊呂氏曰。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而作此詩。在於七年也。○安成劉氏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統於尊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

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孔氏曰。記每云升歌

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定宇陳氏曰。雝雝肅肅。乃文王盛德輝光形於外者。今助祭者有肅雝之德。執事者秉文王之德。足以配對文王。則是文王盛德之

容宛然如在目中矣。嘗見文王者。樂記曰清廟之

瑟。朱弦而疏越。反。戶括。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鄭

氏曰。朱弦。練。廬陵羅氏曰。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

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歎

之耳。孔氏曰。一倡。謂一人始唱歌。三嘆。謂三人讚

歎也。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聲。故但以熟弦

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

已也。○朱子曰。一倡三歎者。一人倡之。三人和之。

如今人換。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通典注曰。乾

歌之類。獨上歌。不以篥。同。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

古清廟之歌也。安成劉氏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為

廟之瑟。朱弦而疏越。秦漢之韶樂。鳴球琴瑟。以詠。清

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豈以堂上特歌而名之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不

已。言無窮也。程子曰。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人為之。如

無為。故純不雜也。程子曰。不已則無間。天之道也。純則

不息。○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

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華谷嚴氏

曰。凡言聖

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

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西山真氏曰。純是至誠。無

一毫人偽。維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假

春秋傳作何

以溢春秋傳作恤

我我其收之

駿惠我文王。曾孫篤

之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

順也。曾孫後王也。

鄭氏曰。自孫之下皆稱曾孫。○安成劉氏曰。後王主祭者皆得稱曾孫。

篤厚也。

東萊呂氏曰。毛氏謂能厚行之。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

○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

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華谷嚴氏曰。我既以大惠

文王自勉。繼自今為子孫者。當世世篤厚之。勿忘也。去聖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華谷嚴氏曰。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祖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慶源

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言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辭也。我其收之。幸之之辭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曾孫篤之。又望于後人之辭也。○定宇陳氏曰。此詩言文王純一之德。上配天道之無窮。下被及子孫於無窮。子孫當順惠之而不逆。篤厚之而不忘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

音迄迄。

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

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

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

華谷嚴氏曰。清則潔靜。而不雜。緝則悠久而不

已。熙則廣大而光明。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以貽後人。故自始祀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也。祥者吉之先見也。然此詩疑有○曹氏曰。文王之法。實啓有周之祥也。闕文焉。慶源輔氏曰。典。謂法度典章。所謂祀典。蓋亦在其中。故下文便說肇禋。周之祀典。自文王始之。至周公而成之。文王之典。實維周之禎祥者可知矣。不以符瑞為祥。而以典法為禎。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盛效。此其為禎祥也大矣。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音壁

下同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

新安王氏曰。為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

○

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

保之也。

華谷嚴氏曰。助祭諸侯。錫我以此福矣。豈徒目前淺近計哉。蓋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

孫世世永保之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

承職反。

也。靡。汰

音泰。

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

則王當尊汝。

臨川王氏曰。戒其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為王之所崇也。

又念汝有

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豐城朱氏曰。烈文。美其德也。錫福。美其功也。無封靡。所以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諸侯助祭。而有錫福之功。王者報功。而有以及其後嗣。此所以為忠厚之至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烏乎

音呼。

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黃氏曰。此成王感發諸侯不盡之意。中庸

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朱子曰。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也。○問不顯維德。按詩中例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真作不顯說。如大學引於乎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如大學引於乎

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朱子曰。於戲。嘆詞。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後賢。後王。小人。

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

而不忘也。又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

用也。安成劉氏曰。第一句。與第六第七句相叶。第三句。與第五第八第十三句相叶。亦隔互叶

也韻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沈括

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往。獨矣。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有夷之

行。叶戶郎反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岨險僻之意也。夷平。

行路也。○此祭犬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犬王始治之。

犬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

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黃氏曰遷

岐之役。曰帝省其山。曰帝遷明德。曰帝作邦作對。又曰

天作。似以岐可興周。而天故使犬王之遷岐也。然其一

篇。則在於太王之荒。文王之康。子孫之保。而不獨歸之

於天也。○段氏曰。劉氏云。其始作之。固自乎天。其終保

之。亦繫乎人。○華谷嚴氏曰。作者。造立之言也。遷岐非

得已。而周以岐興。詩人以爲是非人所能爲。故言此岐

山。天實爲之也。又曰。太王文王之業。子孫當保守而不

墜也。成功告神明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

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矣。○慶源輔氏曰。高山大

川。皆天造地設也。大禹但能奠之耳。故曰天作。治荒謂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安成劉氏曰。朱子於下武

詩成王二字。則辨先儒之誤。而謂非王誦之謚。於此基

詩成王字。則正先儒之誤。而以爲謚名。固各有當也。積累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嘆

詞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

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

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太王治荒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太王與天同功也。祖先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後者。既已甚艱勤矣。則子孫固宜世世保守之而不失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安成劉氏曰。朱子於下武

詩成王二字。則辨先儒之誤。而謂非王誦之謚。於此基

詩成王字。則正先儒之誤。而以爲謚名。固各有當也。積累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嘆

詞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

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

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慶源輔氏曰。不敢康。戒謹恐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命我者也。夙夜。無間斷也。能夙夜基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才有間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已之心也。天下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黃氏曰。文武受天命。與王業者如此。則成王所以基而承之。繼而廣之者。亦惟盡此心而已。蓋文武以上天之心為心。後王以文武之心為心。無愧於文武之心。而後能安文武之天下。無負於天命。而後無愧於文武之心。○曹城朱氏曰。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以不敢康寧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續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我今日所

以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又成王之賜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

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問康王何緣無詩。朱子曰。昊天

却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力。要從王業上說去。不知怎生地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

也。問所解右字與舊說不同。朱子曰。周禮有享右祭祀

如我將所云作保佑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佑助之佑。○安成

劉氏曰。古人以右為尊。如云位在其右。尤出其右。故右有尊義。○此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

降而在此牛羊之右手。蓋不敢必也。東萊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

焉。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此段言祀天也。後段言祀文王也。○安成劉氏曰。天比文王為尊。以尊事之。故

不敢必天之享。而以其字言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享叶虛反

之

儀式刑皆法也。華谷嚴氏曰。累言之者。謂法之不巳也。須溪劉氏曰。諄復言之。以見取法之

甚也。○慶源輔氏曰。儀以為儀也。式以為式也。刑以為法也。疊言此三字。以見凡所云為動作。不敢忘也。嘏

錫福也。孔氏曰。特牲少牢皆載祝。以神詞嘏主人與之以福。○言我儀式刑文王

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

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慶源輔氏曰。亦洋洋乎

之意。○安成劉氏曰。文王比天帝為親。以親望之。故知文王之必享我祭。而以既字言之。○豐城朱氏曰。承上

靖天下之典也。我惟於文王之典。儀式刑焉。以之而日

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者。有其素矣。今而將是羊

牛。則此能錫福之文王。豈不降而右享我乎。其者辭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

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三山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

豈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寐。疊疊怵惕。畏天之威。○慶源輔氏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文王者益至。

而安靖四方者益久。此其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也。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與圓同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蒲交反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明堂也。

斯其為曲盡矣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

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

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

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問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

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又曰：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故配天須以

稷。然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配帝須以父也。○

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

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

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

起之也。問祀文王於明堂。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

之父配耶。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且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

時則文王乃其祖也。又問繼周公者當何如。曰。只以有功者配之。又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乃不言武王者。以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作禮樂者言之。

東萊呂氏曰。於天

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

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注云。殷。猶衆也。○書周

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九峯蔡氏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

也。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而新安胡氏曰。望祭各設於巡守之方。具位茅以辨之。而植表於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蒹設表望是也。

○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

孔氏曰。武王巡守至于方岳。乃作告至之樂歌也。○安成劉氏曰。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巡守所作之歌

其後王之巡守者因而皆用之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

乎哉。蓋不敢必也。徐氏曰。天子者親而愛之也。○華谷嚴氏曰。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使其王

也。○安成劉氏曰。所謂不敢必者。亦以其字言之。蓋初為疑辭也。下文言允王維后。允王保之者。則終之以決

辭也。然此二句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也。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

王維后

右尊序次。曹氏曰。序者帝王之傳序也。○錢氏曰。謂以周繼夏商也。震動疊懼。懷來

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薄

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曹氏曰。祭法云。

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巡守所至。百神皆祭焉。以至於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

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華谷嚴氏曰。天實右序有

周矣。武王之巡守也。於諸侯薄警動之。而莫不震懼。又所至方嶽之下。懷百神。祀河嶽。其人神之受職。非人所

能為也。天實右序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三山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威畏。以百神則莫

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信乎王能盡為君之道也。○安成劉氏曰。此一節言巡守而祭告百神之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干戈。載櫜古刀弓矢。我求

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戢。聚櫜韜。孔氏曰。櫜。弓衣。一名韜。肆。陳也。夏。中國也。○

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

諸侯。三山李氏曰。孟子載巡守之事。入其疆而慶讓行。王制言不順不敬有黜地削爵之罰。有功德於民

者。有加地進律之賞。凡此皆所以按諸侯之功罪而升黜之。所謂式序在位也。又收斂其干戈

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

保天命也。三山李氏曰。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則可以保天下也。○安成劉氏曰。天既

右序我周。使人神受職。則我周王固為天下之君。而為天之子矣。我周既式序諸侯。而以德化中國。則信為天

之子。而保天之命也。然此一節。則言巡守朝會黜陟之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

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國語注云。夏。樂章之名。○慶源輔氏曰。昊

天其子之。不敢必也。然細思之。則知天實右序于我周也。故諸侯莫不震懼而畢朝。百神莫不感格而來享。蓋

王巡狩殷國。則諸侯畢朝。群祀具舉。故也。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則昊天誠子之矣。自實右序有周而下。則言

也然之事。自明昭有周而下。則言已後之事。自期其當如此也。式序在位。所以對天之右序有周也。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治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所謂偃武修文者是也。如此則信乎王之能保受於天命矣。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在也。

時邁二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

又以為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

作也。永嘉陳氏曰。武王凱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觀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震

服諸侯。故其詩與他廟樂不同。○黃氏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

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

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櫜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

以饗元侯也。鄭氏曰。以鍾罍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韋昭注云。肆**

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

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

文也。顏氏曰。三夏者。歌之大也。天子享元侯用之。故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

奏納夏。其聲載於樂章。其職掌於鍾師。然杜預韋昭之說。與呂叔玉雖不同。而時邁執競思文。即三夏之異名也。又曰。三夏之外。又有所謂王夏。章夏。齊夏。族夏。祫夏。鷩夏。是總為九夏之名。齊音齋。祫音該。鷩音遼。○鄭氏曰。九夏疑皆詩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安

成劉氏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制作於周公。固可以時邁為肆夏。思文為納夏矣。至於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為韶夏。左傳國語之注。恐難盡信。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

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三山李氏曰。易曰。天

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成功。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

上帝之所君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紀覲叶謨反。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三山李氏曰。言照臨四方。

無所不察也。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華彭反。叶胡光反。音管。七羊反。如羊反。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

也。華谷嚴氏曰。此言樂作而神福之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

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三山李氏曰。既

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言祭時樂備而和。故神降之福。此言祭終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

而未艾也。○華谷嚴氏曰。此言禮行而神申福之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慶源輔氏曰。武王能持自強之心。而不息。故天下莫能強於功烈之

盛。此蓋內外之符也。成王康王之德。所以顯明而上帝之所以君之者。豈無自然而然哉。此四句皆主

武王而言之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乃專言成康之德。斤斤訓明與察。亦有不已無間斷之意。應上顯字而言。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則言作樂以祭。樂聲之和而受福之多。降福簡簡而下四句。又言既祭而燕。威儀謹重。故福祿之來。反覆無厭。所以然者。皆由武王之自強不息。成康之明。斤斤不已。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

率育。

叶曰。逼反。

無此疆爾界。

叶訖。力反。

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德。文武最盛。文。陽也。武。陰也。而

文取數尤多。舍刑威征討之外。皆文也。○西山真氏曰。聖人盛德蘊於中而光輝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立。粒

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

本草曰。小麥味

甘。大麥味鹹。為五穀長。注。大麥。今裸麥。一名麩麥。形似小麥。皮厚。故謂大麥。

率。徧育養也。○

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

安成劉氏曰。真可配天。故謂之克配。如文王之克明德也。蓋

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

朱子曰。立。即書所謂烝民

乃粒。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極字非指所受之中也。○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以粒食養人。故其德足以配天。

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

者。華谷嚴氏曰。后稷遺我民以二麥之種。此乃天命后稷。徧養斯民也。然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

濟民之食尤切也。○段氏曰。詩言來牟者二。蓋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正闕乏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為善也。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

子之常道於中國也。

慶源輔氏曰。帝命以此徧養下民。故稷因以教民稼穡。種藝遍于天

下。無有疆界之限。民既得以生養。君臣父子之常道。因可以陳布于中國也。孟子論稷教稼穡。契教人倫之事。蓋夫生育之道。無此疆爾界之殊。至於五常之教。則止可及中國而已。夷狄則固有所不能受也。○三山李氏曰。此所謂富而教之也。若民無恒產。因無恒心矣。或曰。此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

東萊呂氏曰。國語以此為周文公之頌。是此篇亦周公所作。○

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亡矣。決不可以昊天有成命當之。○孔氏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我將主言文王享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爾成。來咨來茹。

如預反

賦也。嗟嗟。重聲。歎以深救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

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音汝。下同。女當來咨度也。慶源輔氏曰。命他官

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有詩者。想是周人以農事開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以戒飭之。以重其事也。蓋周家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况於后稷教民稼穡之事乎。羣臣百官或有所不知。故命之來咨來度也。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皇來

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庀乃錢

子淺。博音。奄觀銍。反。珍粟。艾。音。

保介。見月令呂覽。

安成劉氏曰。呂覽。即呂氏春秋月令。亦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也。其

說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

慶源輔氏曰。保介。助王耕

籍田者。介有副意。故以為農官之副。

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三

歲田也。

曹氏曰。凡田一歲曰苗。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三歲曰畬。乃成熟也。

於皇。嘆

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

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庠。具。錢。鈔。挑。鑄。鉏。皆田

器也。銍。獲禾短鎌也。

孔氏曰。鑄。耨也。柄長尺。其耨六寸。所以入苗間。管子曰。一農之事。必

有一銍一耨一挑然後成農三者皆田器也。

艾。獲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

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

慶源輔氏曰。維暮之春。亦又何求。戒之使

及時務農也。又問所治之新畬。今如何。新田則費工多。故舉新而該舊也。○華谷嚴氏曰。新墾之田。用力尤難。

故首問之。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

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

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臨川王氏曰。治其事於前。則收其功於後。

不可不勉也。○三山李氏曰。惟能庠乃錢。鑄乃能有銍。艾之望也。○豐城朱氏曰。此詩兩言嗟嗟。嗟嗟臣工。謂

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以不敬也。嗟嗟保介。謂爾農官之事。尤不可以不敬也。先王之於百官。皆有成法。以賜之。

有官守者。固當來咨來度也。况我周家以農事開國。其法尤為詳備。爾農官其可不來咨而來度乎。於是戒之

曰。時至於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爾毋謂其田之難治。其效之難見也。况來牟將熟。既可以受明賜於已然。即

來牟以為嘉穀之占。又可以後豐年於後日。爾農官固不可不致其勸相之勤。而為甸徒者。亦不可不致其耕

治之力也。當知錢鑄之用。雖在於春暮之時。而銍艾之收。已在於孟秋之際。特奄忽之間耳。豈可以為久而難

待哉。言豐穰之必然。以勸勉之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華谷嚴氏曰。既嗟嘆而告臣工。又

之也。○須溪劉氏曰。嗟嗟臣工。至來客來茹。未有
所言也。至嗟嗟保介。則進其從者而與之言。亦惟
閱其農事而已。能知民事艱難。而問之曰。如何新。
如何禽。其下則又述其相與贊喜勞勸之意焉。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格音擬 叶音

賦也噫嘻亦嘆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

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

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

周禮遂人。夫間有遂。萬夫有川。○孔氏曰。

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
百。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
餘百步。即三分里
之一。為小半里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

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眾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

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

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

今合一川之眾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

耦也新安胡氏曰。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此必
實五千耦耳。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此必

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

無公田故皆謂之私北溪陳氏曰。周制國中鄉遂之地
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一夫

受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十而
賦其一。○格菴趙氏曰。陳器之云。鄉遂用貢法。周禮遂
人是也。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溝。竊意鄉遂之地。

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廣野。可畫
為萬夫之田。有溝
有洫。又有途路也。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

寺傳大...

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豐城朱氏曰。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

噫嘻一章八句

慶源輔氏曰。臣工。是成王戒農官之辭。噫嘻。疑是康王戒農官之辭。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進爾農官而戒命之矣。三爾字。皆指農官而言。其職既以萬夫為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

王氏曰。辟雝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

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有

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

孔氏曰。客者。敵主之言。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也。

又曰。史記杞世家云。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於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於宋。○三山李氏曰。我客云者。不純臣待之。○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

脩整。亦如鷺之潔白也。

華谷嚴氏曰。振。振然羣飛之鷺。集于西郊。辟雝之澤。其羽毛潔

白。容止舒閑。可觀也。杞宋之君。皆來助祭於此。亦有此容也。

或曰。興也。

在彼無惡。

鳥路反。

在此無斁。

叶丁反。

庶幾夙夜。

叶羊反。

以永終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

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

三山李氏曰。庶幾。終譽。此所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

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

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

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

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

之至也。慶源輔氏曰。在彼無惡。其心公也。在此無數。其

夙夜以永終。此譽也。尊之曰客。又以鷺比。所謂譽也。庶

幾。不敢必之辭也。夙夜無或息之意也。永。長也。終。竟也。

○安成劉氏曰。所引陳說在彼無惡之意。與上文傳

意微異。故朱子初解舊本於此說之下。有亦通二字

振鷺一章八句三山李氏曰。祀宋天子後也。其禮加

於諸侯。故特為此詩也。○問振鷺詩

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朱子

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

者祭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鬯之禮。既畢。然

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

思。到唐時尚然。今併受胙於諸獻既畢之後。王與

賓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曹氏

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

承祀而不廢。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覆車

為鑒

耳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咨履反**為酒為**

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舉反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

則百穀無不熟矣三山李氏曰。稌。粳也。職方氏謂雍冀

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亦助語辭**數色主反**萬至**

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洽****備****皆徧也****○此秋**

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新安

胡氏

曰。按僕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豈非以其

有烝畀祖妣之辭歟。○安成劉氏曰。序以噫嘻為春夏

祈。此詩為秋冬報。載芟為春祈。良耜為秋報。朱子初解。

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本。於彼三詩。傳文及序說。

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於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豈後來所改。有未盡歟。然得濮氏胡氏之說。亦足以補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

之福。將其甚徧也。豐城朱氏曰。此詩朱子謂報賽田事之樂歌。集傳神字。正指田祖先農方社而言。蓋言收入之多。而得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皆豐年之所致。而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賜也。故報賽之際。以降福孔皆歸功於其神焉。○廬陵曹氏曰。以洽百禮。非特言祭祀而已。而養耆老。享賓客。皆在其中矣。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鄭氏曰。瞽。矇也。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

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眡瞭者相之。眡瞭音視了。○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

祖之詩。濮氏曰。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于祖。廟此工歌也。○朱子曰。祖。通言先祖。兩句總

序其事也。慶源輔氏曰。瞽言作樂之人也。庭言作樂之處也。兩句總序其事是也。○豐城朱氏曰。重

言有瞽。見其非一人。而皆在於周之庭矣。

設業設虞。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音桃磬。柷尺叔反圉魚女反

既備乃奏。叶音祖簫管備舉。以上叶瞽字

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

孔氏曰。植者為虞。橫者為柷。大板謂之業。所以飾此柷而為崇牙刻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業。其形卷然。可以縣鼓。磬。樹五采之羽。以為文。畫繪為翬。載以璧。樹翬於柷之角。明堂位所謂周之璧翬。應小鞀。田

大鼓也。孔氏曰。釋樂云。小鼓謂之應。大射禮云。應鞀在

宜為鄭氏曰。田當作鞀。胤音小鼓也。孔氏曰。以經傳皆無

云奏鼓鞀。注云。為大鼓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

先引。故知田當作鞀。

鼓周縣鼓

禮記明堂位注曰。足謂四足。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篋。虞也。○曹氏曰。足鼓則以

跌承之。楹鼓則以柱貫之。周鼓始垂於篋。虞。故謂之縣鼓也。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

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以

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捫杜孔反。動也。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

也。圜亦作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鉏刻以木長

尺。櫟歷畧二音之以止樂者也。孔氏曰。釋樂云。所以鼓。祝謂

云。祝。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柄。椎連底。捫之。止其椎名也。敵。以木長尺。櫟之。篋其名也。篋音真。捫音同

○考索曰。祝。方二尺四寸。陰也。敵。二十七鉏。鉏。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

然之。理也。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筵音笛併兩而吹之者也。臨

王氏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孔氏曰。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

蓋並吹兩管也

皇皇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字叶庭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朱

曰。成。樂之一終也。○九峯蔡氏曰。樂者象成者。獨言二也。故曰成。○曹氏曰。永觀厥成。觀之無厭。斲也。

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為盛耳。山

謝氏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先祖並言。尊之

至也。書曰。崇德尚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非尊其後。尊聖帝明王也。○安成劉氏曰。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

此為盛。我有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為盛。我客戾止。則周人作樂。以此為盛也。○豐城朱氏曰。樂聲皇皇而和

鳴。故先祖是聽。幽有以感乎神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漢氏曰始言樂官中言樂器終言樂聲之美

猗

於反

與

於反

漆沮

七余反

潛

有多魚

有鱣

張連反

有鮪

軌反

音嘗音偃音

鯉

以享

以祀

以介

景福

力反

賦也

猗與

歎詞

潛

參

也

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潛

蓋積柴

養魚

使得

隱蔽

聲

蓋積柴

養魚

使得

隱蔽

避寒

因以

薄園

取之也

或曰

藏之深也

華谷嚴氏曰王氏以為潛藏之潛

言取之深也

解頤新語云

魚喜潛

鯨

白鯨也

陸氏曰

鯨形狹

而長若條然

月令

季冬

命漁師

始漁

天子

親往

乃嘗

魚

先薦

寢廟

鄭氏曰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

非常事

重之也

此時

魚潔美

季春

薦鮪

于寢廟

鄭氏曰進

此其樂歌也

廬陵彭氏曰子孫之祭

不畢備

然其樂歌必言其所興之地

取其所產之物

而薦之者

以示不忘本之意

抑亦思其所嗜之意

潛一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魚乃澤物之美者故薦之宗廟以致其孝心焉今月令但有季冬

至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序說也

有來

雝雝

和也

肅肅

敬也

相助

祭也

辟公

諸侯也

穆穆

天子之容也

賦也

雝雝

和也

肅肅

敬也

相助

祭也

辟公

諸侯也

穆穆

天子之容也

天子之容也

朱子曰其助祭者公

侯其主祭者天子也

○此武王祭文王之

詩言

諸侯之來

皆和

且敬

安成劉氏曰諸侯之來者非

於廟中也

故以肅肅言其敬

○慶源輔氏曰來而不和

則有勉强不得已之心

至而不敬則有怠緩不敏事之

意

以助我之祭事

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於薦廣牡

相上

子肆祀

假

哉

皇考

綏子

孝子

里反

於薦廣牡

相上

子肆祀

假

哉

皇考

綏子

叶音

綏子

口

於歎詞廣牡大牲也臨川王氏曰碩大肥膾之謂也肆陳假大也皇考

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

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華谷嚴氏曰言得天下之歡心以奉其先王也而大哉

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鐵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

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曹氏曰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

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而克昌其後嗣也慶源輔氏曰言文王之安

于人而格于天所以能昌盛我後嗣之人也人為萬物之靈維通與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該者甚衆

故曰備君之德堯之德廣運亦曰乃武乃文而已人道立故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於天也天之佑

君者莫大於予以賢子孫是以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能燕及於天則能昌我後嗣也

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

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

禮之末失也三山李氏曰周人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某

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

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意嘻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

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綏我眉壽叶殖介以繁祉既右又音烈考叶音亦右文母叶滿

反彼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周禮春官大祝掌辨九摯以享右祭祀

拜音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妣也。新安胡氏曰：以文母證之，則烈考為文王無疑。

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無疑。○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

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乎烈考文母也。慶源輔氏曰：綏我眉壽，下四句，則承

上文而言，所以綏我之實如此。故我所以得享右乎烈考與文母也。○安成劉氏曰：先儒於介字皆訓助。朱傳

於此章亦然。而他詩皆訓大，其義可互見也。○豐城朱氏曰：莫強於人。而文王之宣哲有以盡人之道，莫顯

於德。而文王之文武有以備君之德，其道德之效。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遠有以昌厥後，則文王之所

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愈久而不替，即綏子孝子克昌厥後之

實也。

雖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

鄭氏曰：學士，國子也。徹者，歌雍。論語亦曰：以雍徹。朱子曰：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

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載見賢遍反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於良反

條音革有鶴七羊反，休有烈光。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

前曰和，旂上曰鈴。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曰：有鈴曰旂。郭璞云：縣鈴於竿。畫交龍於旂。

央央，有鶴，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

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曹氏曰：操慶賞刑威以制萬國者，辟王也。故諸侯來

朝就求典章焉。其車服之盛如此。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叶虛良反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

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

為昭考。朱子曰。太祖廟在北。昭穆各以次而南。廟皆南向。羣廟之列。左為昭而右為穆也。若武王謂文

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然。蓋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也。○安成劉氏曰。

后稷為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迺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

昭也。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豐城朱氏曰。諸侯

法度也。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後五烈文辟公。綏以多福。

俾緝熙于純嘏。叶音古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

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

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慶源輔氏曰。我當長言保

之。以有此既大且多之福。然凡若此者。皆是有德之諸侯助祭以致之安。我以是多福。而使我繼續以明之。至

于純嘏。純嘏則又全備於多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廬陵彭氏曰。諸侯來朝。意氣懽悅。車服鮮明。所謂保有烈光也。率之

以見于昭考之廟。以致孝享之禮。以助眉壽之福。凡今所以永保多祜。皆爾羣公有以綏之。而使得

以緝熙于純嘏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叶滿有萋有且。七序敦都回琢其旅

賦也。客微子也。曹氏曰。封於微而爵為子。微蓋商圻內國名。周既滅商。封微

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東萊呂氏曰。成

王殺武庚。叛者殺之爾。封微子。賢者封之爾。○孔氏亦曰。客止一人而重言之。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也。

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九峯蔡氏曰。修其典禮文物。不

使廢壞以備一代之法也。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

卿大夫從行者也。孔氏曰。敦琢是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為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其卿大夫之賢者。

與之朝王。○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孔氏曰。命微子為宋公。代殷後

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黃氏曰。馬有潔白

敬。旅有敦琢之賢。則周人之於微子。無往而不見其可愛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絜。以絜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東萊呂氏曰。譙郡張氏云。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

再也。○華谷嚴氏曰。樂其留之久也。絜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華谷嚴氏曰。恐其去

之速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

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

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

也。曹氏曰。威等威也。微子用其先王之車服禮樂。其等威之大。異乎列國之諸侯矣。○臨川王氏曰。既有淫

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段氏曰。劉氏云。有德而神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

有客一章十二句。慶源輔氏曰。萋且。敬慎貌。又似有文章貌。敦琢。選擇也。亦有整飭之意。其始至也。慎重其事如此。非以媚乎周也。誠之至也。所謂在彼無惡也。宿宿。一宿而又一宿。信信。再宿而又再宿。愛之而不欲其去也。去而復追還之。所以安而留之者。又無方焉。慤慤之意如此。非

寺傳大卷之九

以私商也。厚之至也。所謂在此無斃也。既與之以甚大之威儀。則其降之以甚大之福祉可知矣。此則慰安而勸勉之辭也。

於音鳥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遏劉者音指定爾功。

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

功為大武之樂。曾氏曰。伐紂以除害。樂其能成武功也。言武王無競之功。

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

也。黃氏曰。止殺。如武成所謂以遏亂畧是也。○三山李氏曰。大武之意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也。○

華谷嚴氏曰。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後人之基緒矣。然殷虐未除。則文德未能盡達於天下。故武王繼之以武

而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定字陳氏曰。

武王之烈。實丕承乎文王之德。故不以武為武而以止殺致定為武。武烈之中實有文德寓焉。○慶源輔氏曰。

武王故稱其莫強之烈。文王故稱其信有之文。父子一心。文武一道。但文王開始。武王成終。有先後之次耳。勝

殷止殺以致定其功。所謂神武不殺者也。此詩與書武成所載文王克成厥勳。予小子其承厥志之意同。世儒

執以為文王全無取天下之心者。不幾於固乎。○豐城朱氏曰。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強者。以文王開之於前

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遏劉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

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濮氏曰。左傳宣十二年以此詩為大

武之首章。賚為第三章。桓為第六章。然周頌皆一章而已。無疊章也。或者後世取而用之於其事。不

可知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

曹氏曰。孔子語賓牟賈以武樂。始於總干而山立。終於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豈止於武功而已哉。

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禮記明堂位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

大武。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

之樂也。干戚。武象之舞所執也。○建安何氏曰。內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謂干戈之小舞也。象用

兵刺伐之舞。蓋象武王伐紂而成功也。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

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徂嬛嬛在疚。音救於乎皇

考。叶祛永世克孝。叶呼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

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熒同。無所依怙之意。

疚。哀病也。匡衡曰。熒熒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

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三山李氏曰。嬛與哀

此熒獨之義同。嬛。孤獨也。左傳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喪之稱也。王雖朝于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為

言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安成劉氏曰。此釋經文第四第

五句。○慶源輔氏曰。周至成王之時。可謂成矣。而曰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

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成。若自謂已成。已治。則殆矣。匡衡可謂善說詩也。喪畢。思慕。所以釋熒熒字。意氣未

能平。所以釋在疚字。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則又以言其效驗也。惟成王之能如此。所以知武王之

所以繼志述事者。為終身能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

叶去聲

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

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墻。見堯於羹也。

後漢書李固曰。堯沒。舜仰

慕三年。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見堯於羹。

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

音與紙

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

朝廷。是也。

朱子曰。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桎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得經之本旨也。

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此詞。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為古語也。○安成

劉氏曰。大招曰。三公穆穆。登降堂只。其言三公登降堂。正猶此言皇祖陟降庭。其言只為語已詞。正猶此言止

也。但集傳所引揖讓二字。彼文正作穆穆。則此或傳寫之誤也。

於乎

二字同上

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

繼此序而不忘耳。

三山李氏曰。武王能以念茲皇祖為孝。則成王亦當以思繼祖考為孝。○

安成劉氏曰。成王因見于廟。對越祖考。惻然自念而嘆。既曰於乎皇考。又曰於乎皇王。所感之意深矣。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定宇陳氏曰。思親而見其如在者。此人子終身慕親之孝。

當親沒而愈篤者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

者。有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敬以不忘乎此心。此武王之達孝。所以上無愧於文王。而

下可示法。於成王也。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

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安成劉氏曰。此篇及訪落敬之小毖四詩

詞意相表裏。如云遭家不造。率時昭考。未堪家多難。及懲創管蔡之事。皆可驗其為成王之詩。而小

序於四詩皆泛言嗣王。故又疑其後為嗣王朝廟通用之樂歌也。

訪子落止。率時昭考。於音烏乎音呼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將予

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紹庭上下。陟

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悠遠也。艾。如夜未

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臨川王氏曰。保安則無危亡之憂。明顯則無昏

塞之患○成王既朝音潮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

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

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上聲以就之。而所以繼之

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時掌反下遐嫁反於

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延訪羣臣。所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

家法。二者相資。盡下情而不守家法。則內無主。守家法

而不盡下情。則外無助。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又嘆武王

之道甚遠。而恐在我有所不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固

已默識夫武王之道。若不用工夫。則便以為易矣。豈

識此味哉。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使我勉強以就之。

猶恐其力量不足。意思不能接續。或至於判渙。不能收

拾聚蓄其道於我之一身也。於是又歎以為予乃幼冲

小子。未能任國家之多難。此蓋指武庚之事而言。則亦

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

降于家。指其內事也。庶幾賴武王之休。以保安明顯我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

定宇陳氏曰。武王之道若悠遠而難繼。未遠則近而可繼。成王紹武王之上。下於庭。陟降於家者。其迹

庭者。是即武王念文王而見其陟降於庭者也。如此之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者。豈不由於前詩之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哉。維其能敬以思。繼武王念文王之心。所以能以武王之如見文王於庭者。而紹武王於家庭也。二詩語意相照應如此。○眉山蘇氏曰。上篇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黃氏曰。上篇言陟降庭止。而此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上篇言繼序思不忘。而此言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皆是一時所作。○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安成劉氏曰。夫子稱武王善繼志善述事。而以為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固可見武王之達孝矣。即前篇所謂永世克孝者也。成王之繼武王。而曰繼序思不忘。曰繼猶判渙。曰紹庭上下。無非繼述之心。其孝可謂不匱矣。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叶新夷反

命不易

以豉反

哉

叶獎黎反

無曰高高

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

叶津之反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

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

華谷

嚴氏曰。敬而又敬者。誠之不已也。蓋以天道甚明。禍福不爽。故予奪無常。其命難保也。○三山李氏曰。善則福之。淫則禍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未有惡而不獲禍。天之道蓋顯矣。故其命靡常。所以為不易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

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監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慶源輔氏

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天道之明。命不易保。唯敬則能對越之。若曰高高在上。則便是不敬。不敬則自絕于天矣。常敬則見其陟降於已所為之事。日監在此也。陟降厥士。即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也行

維子小子。叶獎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

即符弗反佛又音弼時仔音茲肩示我顯德行。下孟反。叶

將進也。朱子曰。日就月將。是日佛。弼通。鄭氏曰。輔也。佛

謂之弼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仔肩。

任也。華谷嚴氏曰。仔肩為○此乃自為答之之言曰。我

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

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合可

二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慶源

曰。不聰。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敬。行有所未至之事。日就就事上言。月將就大本上言。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

所未至。故欲勉學問。庶幾日於事上有所就。月於本上

有所將。繼續不已。至于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任之

事。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耳。日就月將。

學有緝熙于光明。所以自責於己。佛時仔肩。示我顯德

行。所以外資於人。責於己者。盡資於人者。廣則大學明

明德。以至於平天下之事。庶乎其可及矣。故先生嘗語

學者曰。詩中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

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

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

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

然見得。且如人心未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

敬之一章十二句

定字陳氏曰。戒王以天之當敬者

之謙也。憂其未能敬而內為學於己。外求助於臣

是即求所以盡此敬也。學求造於光明。而臣復示

我以德之顯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其為敬天孰大於是

予其懲反直升而愆後患莫予弇反普經蜂自求辛螫反施雙肇

允彼桃蟲拚

芳煩反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

乃且反

予又集于蓼

了音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莽使也。蜂小物而有毒。

臨川王氏曰。蜂善辛螫。

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

力么反

小鳥也。拚飛

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為鷦。故古語曰鷦鷯生鷦。

言始小而終大也。

山陰陸氏曰。說苑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其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

刺襪然。故一名襪雀。化輒為鷦。○埤雅曰。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蓼。辛苦之物也。○

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莽蜂

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

蓋指管蔡之事也。

眉山蘇氏曰。成王始信管蔡而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而謹後

患也。○朱子曰。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始信其為桃蟲。及其拚飛。則維鳥矣。以此信二叔。則其禍如此也。○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此詩作於成王免喪之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三年也。按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則是武王崩。流言即興。周公避而居東。二年之後。天有雷風之變。於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作。故此篇深懲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羣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小毖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

由至矣。

安成劉氏曰。謹之於小者。即謹之於始也。即所謂訪落之意也。謹之於始。不以蜂為

小而使之。則其後無辛螫之患矣。不信其為桃蟲之小。則其後無拚飛大鳥之患矣。名篇者。特於毖

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

曰倣載南畝。則將種矣。○安成劉氏曰。第三節言男女長幼齊力於始耕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叶呼 酷反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

曹氏曰。百穀之性各有所宜。而

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以為備也。○鄭氏曰。實。種子也。○安成劉氏曰。第四節言苗生也。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叶他 悅反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

安成劉氏

曰。第五節言苗生之盛也。

厭厭其苗緜緜其庶

表驕 反

緜緜。詳密也。庶。耘也。

臨川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緜緜其庶。則既

耘也。既苗而耘。則以緜緜為善。恐傷苗也。○華谷嚴氏曰。芟。耘。庶。皆除草也。芟與作並言。是新闢田除地上之

草也。既耕而言耘。是反土而除土中之草根也。既苗而言庶。是除苗間之草也。○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耘苗也。

載穫濟濟

子禮 反

有實其積

子賜 反 叶上聲

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

畀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人眾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

新安胡氏曰。酒。三酒。醴。五齊。祭祀則

酒正供之。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以洽百禮。○臨川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畀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安成劉氏曰。第七節言收入之多。以供祭祀也。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蒲即 反

飶。芬香也。未詳何物。

豐城朱氏曰。皆酒醴芬芳之氣也。

胡。壽也。周書諡

法。保民者艾曰胡。○三山李氏曰。胡。耆老也。

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

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安成劉氏曰。第八節又言可以待賓也。

養老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

叶音經。

振古如茲。

無韻未詳。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

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

也。永嘉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文之所謂也。○華谷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繼此以往。尤願勿替也。○

安成劉氏曰。第九節則追言田事之所由來者遠矣。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

殊。安成劉氏曰。朱子既辨此詩無祈田之意。又以豐年之序所謂秋冬報者為誤矣。而又謂此詩

之用。當與豐年不殊。蓋據此篇第七節而言也。然

則此詩所謂為酒醴。畀祖妣。其亦秋成之際。薦新

於宗廟而歌之也。歟。○新安胡氏曰。此與良耜二

詩。誠不見其祈報之意。不過閱其耕種之勞。序其

饋餉之情。論其禾黍茂盛收穫之富。或為酒醴以

祀祖妣而為邦家胡考之光寧。或為百室盈婦子

寧殺牲牲以嗣以續。此皆田家勤勞安逸之事。而

非告神之樂歌也。豈與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

田等詩。同一歌詠其事。以寓其鼓舞神化之道。而

堅其樂事。赴功之心也耶。若拘拘於祈報。則感發

之意微矣。

畎畹

楚惻反。

良耜

叶養里反。

俶載

尺叔反。

南畝

叶蒲委反。

賦也。畎畹。嚴利也。

孔氏曰。是刃利之狀。○安成劉氏曰。第一節言始耕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叶呼酷反。

說見前篇

安成劉氏曰。第二節言苗生也。

或來瞻女

汝音

載筐及筥其饌

式亮反

伊黍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饌具也。

三山李氏曰。此言婦子行

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廬陵彭氏曰。其饌伊黍。無珍味也。○安成劉氏曰。第三節言餉田也。

其笠伊糾

了反

其縛斯趙

博音

以薜

呼毛反

荼蓼

糾然笠之輕舉也。

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

趙刺

入聲

薜去聲也。荼陸

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

孔氏曰。田有原有隱。故並舉水陸之草。

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

廬達反

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

謂荼毒也。

廬陵彭氏曰。此見其無華飾。無怠力。所以記畊民之狀也。○安成劉氏曰。第四節言耘苗也。

荼蓼朽止。黍稷茂

叶莫反

止

毒草朽。則土熱而苗盛。

安成劉氏曰。第五節言苗盛也。

穫之捭捭

珍栗反

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

毗志反

如櫛

側瑟反

以開百室

捭捭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

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人輩作相

助。故同時入穀也。

鄭氏曰。如墉。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近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

者。出必共洫間而畊。入必共族中而居也。○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收穫之多而齊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

三山李氏曰。百室既盈。婦子於是寧。蓋農事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

樂也。○安成劉氏曰。第七節言共樂豐稔也。

殺時特如純牡有採音求其角叶盧以似以續續古之人韻無

詳未

黃牛黑唇曰特。採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眉山蘇氏曰以似以

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安成劉氏曰篇末言田事畢而以祭祀也。其曰續古之人。

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

幽頌者其詳見於幽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

是否也眉山蘇氏曰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

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

絲衣其紕反孚浮載弁侏侏音求自堂徂基乃代自羊徂牛乃代

鼎及鼐叶津兕觥其觶音求旨酒思柔不吳音話不敖音傲胡考

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紕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

之服。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

而微黑。如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

則衣用絲。故知絲。侏侏恭順貌。孔氏曰人基門塾之基

安成劉氏曰門側之堂謂之塾。蓋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

則宜有基矣。詩所音茲鼎大鼎鼐謂之鼐注云歛上而小口

者掩字奔古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諱也。三山李氏曰，大聲也。○此

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

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

充。已乃舉鼎審。與鼎同。莫狄反。告潔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

不諛譁。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安成劉氏曰。儀禮士祭。前祭一日夕時。

主人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於堂上。東序視豆籩。鉶於房東。視几席及敦於西廂。反

降而告祭器之濯。漑几席之備具。於是賓主皆出。即位於門東西。鼎在門外北。北面北。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

東上。宗人往視牲。反位。告其充肥。遂舉審告鼎之潔。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孔氏曰。堂基。但言所往之處。牛

羊。但言所視之物。互相及也。○段氏曰。告濯具。省器也。告充。省牲也。告潔。省蠲也。○臨川王氏曰。自羊徂牛。先

小後大也。鼎及。先大後小也。先後反覆。展視。所以致勤敬也。○三山李氏曰。上五句未祭之先。整潔謹教

如此。下四句既祭之後。敬謹如此。則祭時謹禮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言其衣冠鮮潔而整肅也。三

四五句言其行禮順習而有序也。六七句言其酒器如

式而酒味和旨也。八九句言其威儀敬靜而謹飭也。如

是。則宜乎得壽考之福矣。玩此一詩。真可畫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紉俵牛觶柔休並叶基韻。或基轟並叶紉

韻

於音鳥鑠式灼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

之。躄躄居表反王之造叶徂反載用有嗣叶音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

寵也。躄躄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

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慶源輔氏曰。此詩頌武王之武功。言其初雖有甚盛之師。而退自循養。與時俱晦。不見其有跡。直至時節到來。既純光矣。然後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為武王之武也。後王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之用武也能如是。是亦武王也。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音酌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建安何氏曰。勺。籥也。舞籥。文舞也。孔氏云。籥舞不用兵器。以其向幼。故習小舞也。賈氏云。詩為

樂章與舞人為節。故以詩為舞也。○儀禮燕禮曰。若舞則勺。注曰。勺。頌篇也。萬舞而奏之。所以勸有功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眉山蘇氏曰。方其不可而遵養時晦。見其可而後為之。此所以為酌也。○華谷嚴氏曰。初則遵養。繼則蹻蹻。酌其時措之宜也。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禮記曰。舞宿夜。注云。武。曲名。正義云。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綏萬邦。屢力注豐年。天命匪解。佳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臨川王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而曰屢豐年。則其為武也。異乎人之武矣。○

三山李氏曰。武王用兵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也。○
左傳僖公十九年。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

豐。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

其士而用之於四方。曹氏曰。今年豐。屢應。則天之眷佐

此者。由得士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豐城朱氏曰。武王之綏萬

邦。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其屢獲豐年之祥。則以人

心和於下。天時應於上也。所以然者。由上天有匪解之

命。故武王有桓桓之德。惟其有是德也。故於多士濟濟

之盛。則保而有之。任而用之於四方焉。蓋天子以天下

為家者也。必有以安定乎四方。而後有以克定乎厥家。

此其德所以上昭于天。而遂君天下以代商也。詩言於

昭于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以文王之神言也。此所謂

於昭以武王之德言也。惟文王之神昭于天也。故周有

維新之命。惟武王之德昭于天也。故周有代商之命。其

實武王之德。即文王之德。而武王之命。即文王之命也。

間字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華谷嚴氏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

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

者亦誤矣。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武王有其事。成王制作。於是作詩歌其事以告于武

王。序以為講武類禡馬嫁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

用之於其事也歟

曰。多方云。此亦頌武王之功。慶源輔氏曰。綏萬邦者。武王之

有邦間之。天之嘉應也。有是志則有是應。先天而天弗違也。天命

匪解者。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者。武王之無怠也。天

命之無厭。乃武王之無怠也。後天而奉天時也。天命武

王。不間毫髮。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此武王之

武所成就也。是以其德上昭於天。而君天下以代乎商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
於音烏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臨川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為武王之恩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耳。非已之恩也。以

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者是矣。此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心也。大封功臣于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於此。而都不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為重。而不以物為重也。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

之詩。說同上篇。安成劉氏曰。大武作於武王崩後。此頌為武樂第三章。故詩中皆述

武王封賞之意。而推本文王之德。朱傳所謂頌文武之功。亦若大武首章兼頌文武之德也。歟。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吐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敷

天之下。裒蒲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墮。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

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
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裒聚也。對答也。言美哉
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
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
以答其意耳。黃氏曰。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舜
受天下於堯。猶必望于山川。偏于羣神。受
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况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
末皆言是周之受命也。○安成劉氏曰。上四句言巡守
而祭告河嶽之事也。下三句
言巡守而朝會諸侯之事也。

般音盤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
從殳。殳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盤旋
之義。巡守而遍乎四岳。所謂盤旋也。○眉山蘇氏
曰。般。遊也。○華谷嚴氏曰。朱傳以桓賚皆大武篇

中之一章。又以酌賚般名篇。取樂節之名。如曰武
宿夜云耳。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
章。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九

詩傳大全卷之二十

魯頌四之四

魯少

去聲

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

周公長

知文反

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

即其地也

襲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海州。今寧海州。密州。今高密縣。與沂州並

隸山東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

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

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

新安王氏曰。魯頌皆以美其君。於宗廟無預。其

詩似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問頌是告於神明。魯頌中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豈有是事。朱子曰。是頌禱之詞耳。○華谷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衰也。風變而雅。頌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

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

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孔氏曰。從周公

數之。故為十九世。今無所考。獨闕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

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

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

於天子之頌。孔氏曰。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

風之美者耳。○曹氏曰。今以其體觀之。分章斷句。實國風之流耳。若其所歌之事。

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

可予也。與同。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

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

之法也。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

其實矣。蓋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考索曰。亦如存淫亂之詩。使後世有見其非耳。非謂其言之

當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

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

犬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眉山蘇氏曰。春秋之際。大

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狩不陳其詩。所以禮

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

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

說不得通矣。

駟馬古榮反在垆古榮反之野叶上與反薄言駟者叶章與反

有驕戶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叶鋪反思無疆思

馬斯臧

賦也。駟駟腹幹幹馬脅也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

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鄭氏曰必牧於坳野者避民居

與良驪馬白跨曰驕。孔氏曰驪黑色跨髀間也。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

孔氏曰黃而微白色雜名皇純黑曰驪。孔氏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

黃駢曰黃。孔氏曰駢者赤色謂黃而微赤者也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

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

立心之遠。慶源輔氏曰僖公當作魯侯前去唯闕宮一篇為僖公之詩。餘則無所考。則不應於此定以為僖公也。夫人立心既遠則所成必厚。大凡富厚之事率非輕易浮淺者之所能致故美之曰

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駮牝三千

亦此意也。藍田呂氏曰僖公脩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繹。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

作徂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駮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段氏曰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者無不善矣。○埤雅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思無疆思馬斯臧殆此之謂也。○安成劉氏曰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駮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駮。音佳。有駮。音反。有駢。音反。

有駢以車任任。符丕反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反

賦也。倉白雜毛曰駮。孔氏曰雜毛是二色相間雜。上云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言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駮。

黃白雜毛曰駮。孔氏曰今桃華馬也赤黃

黃白雜毛曰駮。孔氏曰今桃華馬也赤黃

黃白雜毛曰駮。孔氏曰今桃華馬也赤黃

黃白雜毛曰駮。孔氏曰今桃華馬也赤黃

黃白雜毛曰駮。孔氏曰今桃華馬也赤黃

黃白雜毛曰駮。孔氏曰今桃華馬也赤黃

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廬陵彭氏曰：夫子教人學詩之法，思無邪一言，乃學者之樞要也。○安成劉氏曰：詩之為教，無非欲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就詩經而指其要以示人，則唯思無邪之語，既明白簡切，而足明各詩之直指，又通于上下而足該眾詩之全體，比於其他詩詞，則多微婉而或不能明白簡切，各言一事而或不能通于上下，故夫子獨稱思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約施博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

蒲必反

有駟駟彼乘

繩證反

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叶謨即反

振振鷺鷺于下。

叶後五反

鼓咽咽。

烏玄反

醉言舞于胥樂。

音兮洛

興也。駟馬肥強貌。明明，辨治也。

廬陵歐陽氏曰：明明，修明其職也。

振振

羣飛貌。鷺鷺，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

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

毛氏曰：鷺興潔白之士也。○廬陵歐

陽氏曰：取其修潔翔集有威儀也。○鄭氏曰：潔白之士羣集于朝，君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

胥相

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安成劉氏曰：此

為燕飲之詩。唯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辭也。

○有駟有駟，駟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

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

曹氏曰：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也。此

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

○有駟有駟。駟彼乘駟。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

始。歲其有。叶羽反君子有穀。詒孫子。叶獎反于胥樂兮。

興也。青驪曰駟。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曹氏

曰。君民如此。治道得矣。復何為哉。若自此年或曰。祿也。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為善。則無疆之休也。

貽遺也。眉山蘇氏曰。願其君富且有後也。頌禱之辭也。

有駟三章音九句。慶源輔氏曰。駟彼乘黃。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在公

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為後世之

慮深矣。此可謂善頌善禱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其斤反魯侯戾止。言觀其旗。叶

斤反其旂旒旒。蒲害反鸞聲噦噦。呼會反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

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

以其半於辟廡。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毛氏曰。天子辟廡。諸侯泮

宮。○鄭氏曰。辟廡者。築土壅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泮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

也。芹。水菜也。本草曰。水蘄一名戾。至也。旒。飛揚也。噦。

噦。和也。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又曰。如

漢明帝開辟廡。冠帶縉紳之人。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

詞也。安成劉氏曰。首章本其始而言魯侯與其眾至泮宮也。三章以後。然後言飲酒頌禱之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其馬蹻

躄其音昭昭。叶之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躄躄盛貌。色和顏色也。慶源輔氏曰。其音昭昭。集

傳遺此一句解。鄭氏謂僖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於教人。載色載笑。王氏以

為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亦是也。○黃氏曰。魯人非樂乎泮水也。樂乎僖公之賢。而人才所賴以長育成也。

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心一生。則鳥可已。觀其旂。則樂其笈笈。聞其鸞。則

樂其歲歲。見其馬。則樂其躄躄。人之樂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温。匪怒伊教。循

循善誘。僖公之育才可見矣。○安成劉氏曰。二章言魯侯至泮而和其笑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叶謨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水錫難老。叶魯順彼長道。叶徒屈此群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芣。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

人謂之蓴菜者也。本草注曰。蓴菜三四月後。通名絲蓴。味甘體軟。霜降以後。名瑰蓴。味苦體澁。

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盧陵彭氏曰。唯難老。則

也。○臨川王氏曰。順從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

也。慶源輔氏曰。首祈其壽考。次祈其功業。亦可謂善頌也。善禱矣。羣醜。雖言羣衆。便已含淮夷在其中。○安成

劉氏曰。三章頌魯侯享壽考而盡君道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候五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三山李氏曰。內能慎其明

德。外能慎其威儀。表裏盡善。此民所以則之也。○曹氏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謂允文也。順彼長道。屈此羣

醜。所謂允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專頌魯侯之德。以為能盡孝道。以自求多福。威儀者。君德之符。文武者。

君德之備也。○安成劉氏曰。四章頌公之化其民。孝其祖。以享福祿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古獲反。叶淑問如臯陶。叶夷在泮獻囚。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

囚。所虜獲者。孔氏曰。馘。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殺取其耳。故

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受其詞而斷其罪。故善聽獄。如臯陶者。獻之。蓋古者

出兵。受成於學。禮記王制注。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

訊馘告。王制注曰。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

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

不使之知禮義。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奚所不為矣。

三山李氏曰。古者建學。養才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為徒設。有補於風化多矣。○

慶源輔氏曰。序以為修泮宮者。正以此章既作泮宮。一

句生義。將以作為創造。則又恐魯不應舊來無學。故遂

以為修耳。殊不知此乃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之詩。而

詩人頌禱。欲其有以終獲淮夷之服耳。故云魯國既作泮宮。則淮夷既服其文德矣。故于此下遂言願其獻馘

而獻功於學也。○安成劉氏曰。五章頌願魯侯以德服人。於學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叶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邊也。釋文曰。狄。遠也。○臨

川王氏曰。攘東南。謂淮夷也。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而過之也。○豐城朱氏曰。徂茲淮夷。

徐戎並興。見於費誓之書。則淮夷之為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而已。然矣。故詩人頌禱其君。必至於狄彼東南。

而後可以無愧

於烈祖伯禽焉

也。曹氏曰。其並進而向敵

也。皇然。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訕。師克而和。不爭功也。鄭

曰。訕。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獄之官者。○三山李

氏曰。征伐有交爭者。必告治獄之官。伯州黎之事是也。

又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

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狄遠

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

而立功也。○安成劉氏曰。六章頌願公之臣士。皆有才德以

也。○角弓其觥。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灼反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郭反

賦也。觥。弓健貌。鄭氏曰。言

曰。荀卿論兵。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

十矢。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古者一弓百矢。與書及

疾。博。廣大也。無斃。音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

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眉山蘇氏曰。公之兵戎精繕

而不逆。○臨川王氏曰。孔淑不逆。言無復作慝而順以

服也。○鄭氏曰。堅固其軍謀。謂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

出兵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願其器械修整。卒乘競

勸。既勝淮夷。甚善而無有違命者。章末又致戒以為苟

能審固其謀。猷則淮夷豈終不可獲哉。以詩意觀之。是

時魯國想必為淮夷所擾。而未有以勝之也。○安成劉

氏曰。七章願公之兵徒精好。

謀慮審固。而終服淮夷也。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

反。九永

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鴉。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

曹氏曰。傳云。桑黹。甘甜。

鳴。鴉。革響。是知鴉食桑

反。九永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反。九永

黠。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黠。鴉來食之。歸我好音。惛。則淮夷被泮宮禮義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史記曰。龜千歲滿尺二寸。尺不得。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也。○鄭氏曰。荆揚貢金。為寶。○孔氏曰。禹

貢徐州淮夷蠙珠暨魚。則淮夷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獻龜象南金者。非謂淮夷之地出此物也。○

三山李氏曰。書載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是淮夷世為魯患。故願僖公能使之順服貢獻如此也。此章

前四句與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安成劉氏曰。卒使淮夷順服。而來獻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新安胡氏曰。蘇公以為泮宮。僖公克淮夷。則亦以為為疑。而朱子於三章以下。以為頌禱之詞。蓋以為僖公存日之詩也。竊謂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今幸有魯頌以補春秋之闕。誦其詩者。尚何過疑之有哉。○安成劉氏曰。朱子以作泮

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為頌禱之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疑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夷之病。卽此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卽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為頌禱之溢詞也。

閼。筆位。反。宮有恤。况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元音。其德不回。上。帝是依。限。叶音。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回。叶陳。反。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力。叶筆。反。黍稷重。直龍。反。穆。音六。直。反。稷。徵力。反。穉菽麥。叶訖。反。奄有

下國。逼。叶于。反。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求。許。反。奄有下土。績禹之緒。象呂。反。賦也。閼。深閉也。宮。廟也。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恤。清靜也。實實

賦也。閼。深閉也。宮。廟也。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恤。清靜也。實實

賦也。閼。深閉也。宮。廟也。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恤。清靜也。實實

賦也。閼。深閉也。宮。廟也。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恤。清靜也。實實

賦也。閼。深閉也。宮。廟也。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恤。清靜也。實實

賦也。閼。深閉也。宮。廟也。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恤。清靜也。實實

賦也。閼。深閉也。宮。廟也。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恤。清靜也。實實

賦也。閼。深閉也。宮。廟也。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恤。清靜也。實實

賦也。閼。深閉也。宮。廟也。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恤。清靜也。實實

賦也。閼。深閉也。宮。廟也。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恤。清靜也。實實

賦也。閼。深閉也。宮。廟也。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恤。清靜也。實實

賦也。閼。深閉也。宮。廟也。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恤。清靜也。實實

賦也。閼。深閉也。宮。廟也。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恤。清靜也。實實

鞏固也。枚枚。礪

盧紅反

密也

孔氏曰。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礪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

廟飾。皆云斲其林而礪之。加密石焉。是礪密之事也。

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

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僖公耳。

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于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

魯之由。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植。後種

曰稗

孔氏曰。重稗。稗。稗。生熟。早晚之異。稱非穀名。

奄有下國。封於郃也。

華谷嚴氏

曰。劉氏云。奄。有下國。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土。所以要其終。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

稷乃播種百穀

孔氏曰。禹能平水土。稷能播種。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

禹所治之地也。○慶源輔氏曰。奄。有下土。指教民稼穡之事而言也。使天下之民皆得以稼穡於其土地。則是

后稷。奄。有其土也。禹。稷之功。相為終始。相繼以相成。無稷。則禹之平水土。何益。無禹。則稷之教稼穡。何施。○三

山李氏曰。禹之平水土。稷之教稼穡。其事雖不同。其實相終始也。非禹平水土。雖稷教民種。何自而施其功。非稷教民種。雖禹治水。民何自食。惟前後相承。故云續也。○安成劉氏曰。首章推本僖公所奉闕宮之祖。上出於后稷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

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

女。敦

音都。反。音敦。反。商之旅。克咸厥功。

叶居反。王曰叔父。

扶雨反。建爾

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扶雨反。

賦也。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

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

格庵趙氏曰。蔡節齋云。太王雖

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雙峯饒氏曰。非謂太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

在武王之時。而太王實基王迹。乃翦商之所從始爾。○南豐魯氏曰。太王蓋諸侯之能與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寢盛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屈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

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

元子魯公伯禽也。三山李氏曰。謂長子為元子。啓開宇居也。慶源輔氏曰。無

貳無虞。上帝臨女。一有貳心他慮。則便與天為二。不足以致天之屈矣。所謂能治商之衆。皆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之功。為周室輔。則封魯公。不特為魯公計。乃所以為周家計矣。○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后稷以下至于周

公伯禽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叶獎龍旂承祀。叶養六轡耳耳。春秋匪解。音懈。叶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虛宜虛是饗是

宜。牛奇牛降福既多。章移當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汝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

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

而封之也。朱子曰。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

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問頴史亦魯附庸。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的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是禮記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安成劉氏曰。周室封建之法。當以武成分土。惟三者為正。魯侯爵。地方百里。以司馬法及小司徒之制推之。地方百里者。積田萬井。萬井之地。以開方之法通算。實占地三百萬里。此蓋班祿之制。所謂錫之士田者也。故南軒張氏以為分土三等。皆以

其田言之。地雖有山川相間。廣狹不齊。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故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皆在百里田制之外。即所謂錫之山川者也。若邾若須句若顓臾。又皆魯之附庸。即所謂錫之附庸者。蓋亦在百里田制之外。是魯之疆域固不止百里矣。然作明堂位者。遽妄為七百里之說。孔氏乃附會之。以為封魯五百里之上。加以九同七同五同二同四等附庸。共為方百里者二十四。并魯方百里者二十五。積四十九同。開方之得七百里。其說恐難信也。

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

安成劉氏曰。閔公名啓方。在位二年。僖公以庶兄繼立。在位三十三年。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

忒。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

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

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禮也。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弧

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于郊。則過矣。皇祖。謂羣公。

安成劉氏曰。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為皇祖。此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羣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

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言自伯禽封魯。以至僖公致敬郊廟而獲福也。

○秋而載嘗。夏而禘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

魚。裁。羹。籩豆大房。萬舞。

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

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禘。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

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禘衡是也。

嘗而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駢剛。魯

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

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駢剛。孔氏曰。公羊傳云。周公用白

毛。不純色也。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駢剛亦特也。○安犧

成。劉氏曰。不敢使與文武同。故牲用殷人所尚之色。犧

素何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

也。孔氏曰。阮謚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腹上畫牛形。又大

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

犧牛為毛。包。周禮封人祭祀有毛。包。之豚。注云。爛。似鹽

尊也去。其毛而包之也。裁。切肉也。羹。大羹。釧。羹也。

中淪其質也。儀禮。設太羹。涪于醢北。注云。設之所以敬

大羹。大古之羹。涪。煮肉汁不和。去聲。盛。平聲。之。以。登。貴

其質也。尸也。不祭不齊。大羹不為神。非盛者也。釧。羹。

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釧器。故曰釧羹。大房。半體之

俎。足下有跗。音敷如堂房也。孔氏曰。明堂位云。周房俎。房

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

公立。烝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穀烝。全烝。謂全載牲

體。穀烝。謂體解節析。萬舞名。震騰驚動也。曹氏曰。不虧。

則房烝是半體可知。三壽。未詳。鄭氏曰。崩。如山常固。不震。如地常靜。不騰。如

水常平。自俾爾熾而昌以下。皆嘏辭。三卿也。華谷嚴氏曰。願有壽考之三卿為朋

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安成劉氏曰。此章專言僖公致

敬宗廟而祝願其獲福壽也。○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

台背。叶蒲寐反。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叶特計反。俾爾耆而艾。叶蓋反。

五計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叶暇反。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

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

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音也。三山李氏曰。按司馬

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之地方三

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司馬法之言不足信也。包氏註論語。以

為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通計萬井。則魯地百里當有千乘矣。合從包氏說。○安成劉氏曰。

王制謂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以武成列爵分土之說推之。與王制合。是魯當有百里之土。田明矣。而古者以田

賦出兵。據司馬法及小司徒之說推之。則成方十里為田百井。出車一乘。每乘馬四匹。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

外牛十二頭。駕重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合二十五人也。同方百里為田萬

井。止出車百乘。積十同為十萬井。始得出車千乘。其十萬井開方。則方三萬一千六百井。餘一萬八千畝。有奇。

為方三百三十六里。餘六十步。有奇。然其里數增多。不合於侯封百里之制。故李氏以為當從包氏之說。雖與集

傳不合。然朱子注孟子千乘之國。亦嘗以為地方百里出車千乘矣。朱英所以飾矛。綠滕

所以約弓也。安成劉氏曰。滕。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

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

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

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

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

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華谷嚴

氏曰。魯

頌多夸大之詞。曰千乘。曰三萬。不必求其數之盡合也。貝胄。貝飾胄也。朱綬。所以

綴也。孔氏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謂兜鍪。以貝為增。飾。說文云。綬。綫。朱綬。赤綫也。謂以朱綫綴甲。增

衆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國

也。懲。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孔

曰。僖四年公會齊侯等伐楚。楚一名荆。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三山。李氏曰。泮水。美

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懲荆舒。未

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蓋祝頌之詞。例如此。○安成。劉氏

曰。荆者楚之本號。蓋以荆山而得名。春秋莊公十年始

書荆以正其夷狄之號。至僖公元年乃改稱楚。四年僖

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專其功。而祝其昌

大壽考也。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

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曹

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

成人也。○考索曰。此詩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復周

公之字。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詞。若

非祝頌之詞。則是僖公果萬有千歲乎。○華谷嚴氏曰。

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承

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

邦。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

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龜蒙二山名。廬陵羅氏曰。郡國志。泰山郡博

南。○孔氏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之

而順從也。○安成劉氏曰：此亦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言。願公治其境內以服遠國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詞。下章效此。

○保有鳧繹。叶弋灼反遂荒徐宅。叶達各反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叶莫

反博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三山李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廬陵羅氏曰：地理攷

異。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宅居也。謂徐國也。

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

之東南。勢相連屬。音燭可以服從之國也。臨川王氏曰：言魯之治。東及于

海邦。南及于蠻貊。○安成劉氏曰：泰山曰所詹。龜蒙曰奄。有。鳧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作魯所有。則皆以遂荒總發其詞。而致其願望於公也。

而致其願望於公也。

○天錫公純嘏。叶果五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

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委反宜大夫庶士。鉏里反邦國是有。叶羽已反

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田也。魯朝音潮宿之邑也。

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此願僖

公也。曹氏曰：漢地理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於薛。則嘗先當屬魯。○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壁假

許田。杜預注：成王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地。其地近鄭。故鄭易之也。令妻令善

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安成劉氏曰：僖公娶齊女姜。姓曰聲。

姜。其母風。姓曰成。風。爲莊公之妾。薨於文公四年。閔公八歲被弒。必是未娶其

母叔姜亦應未老。安成劉氏曰：閔公在位二年爲慶父所弒。其母叔姜。莊公夫人哀姜之姊。

也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

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眉山蘇氏曰。願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

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稱願僖公。享壽富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承前章祭祀獲

福之意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叶甫。莫反。是斷。音短。是度。待落反。是尋。是尺。

叶尺。約反。松楠。音角。有舄。叶七。約反。路寢孔碩。叶常。約反。新廟奕奕。叶弋。灼反。奚

斯所作。孔曼且碩。同。萬民是若。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廬陵羅氏曰。地理攷異。徂來亦曰尤來。在兗州乾封縣。新甫山

在汝陽縣。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安成劉氏曰。新廟。路亦訓大。

僖公所修之廟。安成劉氏曰。即前所謂闕宮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

護屬。音燭。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公子魚為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二役。課其章程。

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慶源輔氏曰。九

作是頌者。言之。取木於二山。斷而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為椽楠者。猶舄然而大。則其為梁為柱者。可知。既成

廟後之正寢。又甚宏大。則僖公所修之廟大矣。又言其教護屬功。董工其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

甚長且大。以順萬民之望也。有所興作而不順民心。則興怨讟矣。安能致彼如斯之頌禱哉。○安成劉氏曰。此

章復詳言修廟之事。與篇首兩句之意相首尾也。

闕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脫一句。二章。章八句。二

章。章十句。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

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

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新安胡氏曰。竊

謂闕宮是依倣殷武而作。殷武首言高宗伐荆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於壽考且寧。遽結之以作寢廟。朱子釋廟中之寢所以安高宗之神。得之矣。闕宮首原僖公家世。次及承祭祀攘夷狄復境土。極頌其壽考。亦遽結之以作新廟。與殷武如出一手。特殷武簡而嚴。闕宮張而夸耳。故朱子於殷武之末。謂與闕宮卒章文意略同。但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為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辭也。○眉山蘇氏曰。詩人願僖公上為神之所福。內為國人之所安。外為鄰國之所懷。而修舊起廢。治其寢廟。以順萬民之所望也。○定字陳氏曰。僖公修闕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即廟中之正寢也。毛鄭以闕宮為姜嫄廟者。固非。毛又以新廟為闕公廟者。尤非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三百四十三句

考索曰。駟詩言牧馬之事。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

後三宗迭興。

孔氏曰。契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曰子。而封於商。從契至湯為十四

世也。○釋文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湯有天下遂以為國名。○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大戊而商

道興。廟號中宗。大戊後十三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祖甲。所謂三宗迭興也。

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故周公作無逸歷舉言之。但祖甲親盡之際。適以國亡。故未有宗

號也。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

有駟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淮夷。所褒之事猶為可褒也。至於闕宮則毀譽失真。且如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而乃盛稱以示誇耀。不亦過乎。○臨川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為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為夸。德不足故也。

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及武

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也封之宋建之為上公以奉湯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其地在

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孟音猪之野孔氏曰宋

至泗濱西至孟猪也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

戴公時孔氏曰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兄弟同世外是七世至戴公也大夫正

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犬師歸以祀其先王至

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

義今不敢強通也孔氏曰正考甫生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初父初

父生防叔防叔遷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

七世之祖周用六代之樂故有商頌問商頌恐是宋作朱子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

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

以祀其先王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

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

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與古非宋人所能作

○鄭氏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

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容也巡守不陳其

詩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應天

改歸德州隸河南亳州今亳縣屬直隸鳳陽府穎州○曹氏曰契封商今上雒商是也至湯凡八遷

徙居亳從先王居帝嚳嘗都也湯十九世至盤庚其間又五遷後居河南亳殷即湯故都故後世或

稱商或稱殷或兼稱殷商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鞞音桃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賦也猗歎詞那多臨川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

也多之置陳也廬陵歐陽氏曰陳鞞與鼓書曰下簡簡和

大也。衍。

反苦旦

樂也。烈祖。湯也。

毛氏曰。有功烈之祖也。

記曰。商人尚

聲。臭味未成。滌。

音狄

蕩其聲。樂三闋。

反苦穴

然後出迎牲。即

此是也。

禮記郊特牲注曰。滌蕩猶搖動也。○安成劉氏曰。凡聲屬陽。故曰樂由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

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

湯孫奏假。

音格

綏我思成。

鞀鼓淵淵。

叶於中反

嘒嘒管聲。既和且

平。依我磬聲。

音烏

赫湯孫。

叶思倫反

穆穆厥聲。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

廬陵歐陽氏曰。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但不知所斥者何王耳。

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

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

齊。

音齋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

音聲去

聲。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孔氏曰。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

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建安何氏曰。慕容氏云。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齊之

三日。思之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朱子曰。見所為齊者。思之熟。若見其所為齊之親也。

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

音愛

孔氏曰。入室。初入廟室。僂然。髮見也。如見親之在神位也。

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

孔氏曰。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

有悚息。肅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也。

出戶而聽。愀。

門代反

然必有聞乎其

歎息之聲。

朱子曰。設祭既畢。孝子出戶而聽也。○建安何氏曰。馬氏云。僂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愀

然言其氣也。輔氏云。既曰必有。又曰僂然。肅然。愀然。蓋誠之不可揜也。

此之謂思成。蘇氏

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

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

華谷嚴氏曰。若神不來格。則所思不遂。今

神明來格。是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也。

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

慶源輔氏曰。商人尚

聲。於那可見。緩我思成。又見其尚鬼。

淵淵深遠也。嘒嘒。

呼惠反。

清亮也。磬。玉

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

孔氏曰。磬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

常磬。非石磬也。張子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臨川王氏曰。依我

磬聲。言與堂穆穆美也。鄭氏曰。於盛矣。湯孫此樂之美

上之樂諧也。穆穆美也。其聲也。安成劉氏曰。既言管

聲。又言磬聲。又言穆穆厥聲。盛稱聲樂。見商人之尚聲。連叶三聲字。又見商人之質也。慶源輔氏曰。穆穆厥

聲。亦是言樂。言於赫哉之湯孫。其樂聲甚美也。

聲。亦是言樂。言於赫哉之湯孫。其樂聲甚美也。

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庸鏞通。

毛氏曰。大鍾曰庸。

數。數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

濮氏曰。周

人之樂。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二舞之總也。故邶風有公庭萬舞。魯頌有萬舞洋洋。春秋楚子元有振萬。蓋時王樂也。諸侯卿大夫士所得同

用之。特自八以下。侑數有差等耳。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序。豈天下未為周。而是舞之名。已見於前代乎。蓋上文言鞀鼓管籥作

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

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于庭。而祀事畢矣。

安成劉氏曰。周制宗

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裸於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裸。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

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四獻也。薦熟畢。王酌盞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

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酌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酌尸。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

諸臣為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

夷。悅也。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

豐城朱氏曰。湯孫奏假。緩我思成。始焉人

夷。悅也。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

豐城朱氏曰。湯孫奏假。緩我思成。始焉人

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固，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鏞鼓之數，數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嘉賓者，尊之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國語魯語

註。馬父。魯大夫。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

昔，昔曰先民。

慶源輔氏曰：馬父解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深得其肯，可以涵詠，便見得敬是徹頭徹

尾。成始成終之意。國語注曰：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已，乃云受之於先古也。此

其不敢專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

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章首兩句，以湯孫間稱於聲樂之間者，所

以重嘆其樂之美。所謂尚聲者，然也。章末結之以湯孫之將者，又所以備見其禮之至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

孔氏曰：魯語注云：名頌，頌之美者。考

父恐其舛繆，故就大師校之。

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

詩也。廬陵羅氏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

之也。

安成劉氏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導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己身而指主祭

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

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雖詩既稱天子。則固自歌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亦若此詩稱湯孫也。又稱予稱我。亦若此詩稱予我也。○此亦祀成湯

之樂。言嗟嗟烈祖。華谷嚴氏曰。補傳云。言烈祖而云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

皇。近於文矣。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

爾今王之所。而脩其祭祀。如下所云也。東萊呂氏曰。及爾斯所。言流慶

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猶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豐城朱氏曰。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

福。可以申錫於無窮。爾後人所以得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既載清酌。叶音賚我思成。叶音亦有和羹。叶音既戒既平。

叶音假無言。叶音時靡有爭。叶音綏我眉

壽黃耇無疆

酌酒。曹氏曰。清酒。冬釀夏成。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

節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也。○曹氏曰。釀羹也。戒。夙戒也。平。猶和也。

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音訂蓋以羹熟為節。然

後行禮。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皆曰羹定。鄭氏曰。定。猶熟也。○

廬陵李氏曰。不敢預勞賓。故以羹定為速賓行禮之節。○東萊呂氏曰。清酌和羹。皆言祭之始也。定。即

戒平之謂也。醴。中庸作泰。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

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醴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慶源

輔氏曰。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無言則是肅敬。無爭則是齊一。是乃諸福之所會也。○豐城朱氏曰。酒之清者

方載而在樽。則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所以所

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其載清酌而既與我以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

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耆

之福也。

廬陵歐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醑。下文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而執事總無誼諱。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敬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耆之福也。

約軼

祈支反

錯衡

叶戶反

八鸞

鷖鷖

七羊反

以假

音格

以享

叶虛反

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叶虛反。降福無

疆

約軼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鷖鷖見載見篇。

鄭氏曰。約軼。轂飾也。鸞在鑣。四

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鷖鷖然聲和。○安成劉氏曰。采芑作八鸞。瑤瑤。烝民

韓奕作八鸞。鷖鷖。此詩作鷖鷖。載見。曰儻革有鷖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

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

慶源輔氏曰。約軼錯衡。八鸞鷖鷖。總言助祭之

諸侯。那則專言先代之後耳。亦其序也。

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

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

曹氏曰。諸侯助

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天人之助也。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

東萊呂氏曰。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

之而祖考來享

新安胡氏曰。歐陽氏云。上言以享者。謂諸侯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

神來至而歆享也。以假來假。其義亦然。

則降福無疆矣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說見前篇

眉山蘇氏曰。上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故此曰其尚

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廬陵彭氏曰。上篇言鞀鼓管籥與執競之頌意同。此篇言清醑

和羹而不詳於樂。則與那執競異也。○慶源輔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大抵商頌簡古難看。辭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鳥反。

鳥反。

也。

孔氏曰。燕色玄。故又名玄鳥。

玄。

春分玄鳥降。高辛

氏之妃有娥。

息容反。

氏女簡狄。祈于郊禱。鳥遺卵。簡狄吞

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

孔氏

曰。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華谷嚴氏曰。契封於商。後因以為一代之號。言生商。謂生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史記殷本紀曰。玄鳥翔水遺卵。娥

簡狄取而吞之。三代世表曰。契。稷之父。皆黃帝子孫。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

何無父而生乎。故詩人美契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美稷曰。厥初生民。宅居也。殷地名芒

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

曹氏曰。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

虔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為武湯也。

正治也。域。封境也。眉山蘇氏曰。湯始受命。○此亦祭祀

宗廟之樂。而追叙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

也。安成劉氏曰。此詩推本商人生於玄鳥。猶生民推本

猶闕宮。追叙后稷之生。以及文武也。○豐城朱氏曰。天

命玄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固本於天命也。古帝

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一國也。正域彼四方。言湯之受

業。此詩人於契與湯所以必並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在武

丁孫子。叶獎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華谷嚴氏曰。域

彼四方。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湯以四方為域。湯能命其諸侯而奄有九有。成天意也。武丁。高宗

也。鄭氏曰。武丁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高宗。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

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廬陵歐陽氏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升龍旂十乘。反。繩證。大禘。尺志。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

之旂也。華谷嚴氏曰。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言之耳。大禘。黍稷也。承。奉也。○

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

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豐城朱氏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則諸侯之受命於商王者。固

非止於一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則商王之受命於天者。亦非止於一世也。惟其歷世受命而不危殆。故至於

於武丁孫子。猶得以賴其福焉。惟武丁孫子襲湯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乘其車馬。奉是

黍稷。來助祭於商焉。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叶虎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

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華谷嚴氏曰。京師諸夏之本。王圻之內。人心安止。則四海之大。

皆在統理之內也。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叶牛百

祿是何

音荷叶如字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檐負天之多福。春秋傳作荷。上聲。○華谷嚴氏曰。章末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荷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以後也。○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而至者祁祁然衆多。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絕句。楚辭天問禹降省下

生商

土方。蓋用此語。

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

息容反。

方將。帝立子

賦也。濬深。哲知。

三山李氏曰。正猶書所謂濬哲文明也。

長久也。方四方也。

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

華谷

嚴氏曰。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員。

有娥契之母家也。

朱子曰。舊說有娥國

在西周之北。恐不應絕遠如此。

將大也。○言商世世有

濬哲之君。

孔氏曰。總嘆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三山李氏曰。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褊淺。惟其

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安成劉氏曰。泛言濬哲之君。蓋自湯以上。契以下。皆是也。

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

國之竟

同境

而幅員廣大之時。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

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

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曹氏曰：契雖未能有天下，然其有天下之祥，既

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慶源輔氏曰：長發其祥，則言商受天命，其發見之祥，既已遠矣。自洪水茫茫下六句，

則皆述此句，猶言天之栽培我商也久矣。○豐城朱氏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

之基，實定於有娥生商之日，必言有娥者，以契固商人

之所由生，而有娥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

所由生，而有郃又周人之所自出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

越，遂視既發，相息亮，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

王者追尊之號。孔氏曰：國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又云昔我先王后稷，我先

王不窋，韋昭注：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王，非號王也。○廬陵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

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稱。桓武撥治，達通老氏言玄之又玄是也，不必為黑也。

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

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

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孔氏曰：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截，整齊也。至是

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

里起，豈嘗中衰也。與慶源輔氏曰：契為司徒，初不見有武之事，然文武乃君之德，既封為

國君，則是當有武德也。撥，即撥亂之撥，乃武德之驗也。既

有武德，又能撥亂以為治，則其所受之國，隨其大小而無所不宜，又能循行禮法，無或過越，則其所以為下

民之儀式者，無所不備矣。宜乎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也。至于其孫相土之時，則商益以烈烈然光大，諸侯率皆歸之，而極于海外莫不截然齊整也。此章又叙契

及相土之時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昭假。音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音支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孔氏

曰。謂九圍為九州者。蓋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若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商之先祖既有

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華谷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向。至湯而後

與天齊。謂王業至此成。天命至此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

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子兮反升。廬陵彭氏曰。聖敬日躋。即至誠無息也。○華谷嚴氏

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未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

是一箇脩飭底人。又曰。成湯之聖。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

之以為法於九州也。慶源輔氏曰。聖敬云者。言湯之敬。乃聖人之敬也。無一毫虧缺。無一

息間斷。故能昭假于天。與天為一也。以此觀之。則敬之一字。乃入聖之門。而學者成始成終之道。可見矣。

○受小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

不絀。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子由反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

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

之所執也。曹氏曰。王藻云。笏。天子以球。王。美玉也。○周禮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鎮圭。注。鎮圭。尺二寸。

以四鎮之山為瑑飾。所以鎮安四方。下國諸侯也。綴猶

結也。旒旗之垂者也。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旒旗

名為旒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燭音如旗之縵。音為旒

所綴著。長入聲。也。葉谷嚴氏曰。詩考云。旗所何。荷。競。強。練。

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道聚也。慶源輔氏曰。言湯能為天

則為諸侯所附屬如旒旒之與縵然。此皆上帝休美之

命使然也。然湯之負荷天休者非有他也。本其聖敬。只

中道上行。更無偏倚。故其為政。不强不弱。

不剛不柔。優游寬裕。此固百福之所聚也。

○受小共。音恭。叶大共。為下國駿。厖。音峻。莫邦反。叶何天之

龍。叶丑。勇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德。不難。反。奴版。不竦。百

祿是總。子孔反。

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

貢也。鄭氏曰。共。上聲。執也。猶小球大球也。安成劉氏曰。鄭

所執鎮圭。大共為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

大也。厖。厚也。華谷嚴氏曰。湯受小國大國之共。董氏曰。

齊詩作駿駟。謂馬也。新安胡氏曰。駿駟。是喻其有力量。

也。負載。龍。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難。恐。竦。懼

也。慶源輔氏曰。駿厖作大厚無意味。當從董氏說作駿

旒以喻為諸侯附著。駿厖以喻能乘載諸侯也。此維德

進其武功也。不震動不難竦。即周頌所謂無貳無虞之

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不震動不

難竦。荷天之休。則脩政事。荷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越音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漢書作

反。叶阿苞有三蘂。五葛反。叶莫遂莫達。悅反九有有截。韋

顧既伐。越反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曹氏曰。湯以武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

三山李氏曰。顏師古云。湯雖秉鉞。以敬為先。曷。遏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

蘂。旁生萌蘂也。言一本生三蘂也。本則夏桀。蘂則韋也。

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已。紀

二姓。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音。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言湯既受命。

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蘂。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

截然歸商矣。段氏曰。截者。定于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

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慶源輔氏曰。載旆秉鉞

而懼也。此與不震動不難悚。並行而不相悖。如火烈烈。言其氣勢之盛也。則莫我敢遏。言舉天下莫能當也。如

此則有首出庶物之勢矣。湯之興。是甚麼氣勢。天下安敢不截然齊整。以歸商。桀與三蘂。安得不自然以次而

消靡乎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獎降于卿士。鈕實

維阿衡。叶戶實左。音右又商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

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

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

衡。伊尹官號也。慶源輔氏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分明是指相土之後。成湯以前中衰之時言

也。允也。天子言湯之為天子當乎人心。降于卿士。言伊尹不徒出。乃天為湯而錫之也。左右商王。謂輔佐成湯以成王道也。孔氏曰。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阿。依衡。平。伊尹。湯所倚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九峯蔡氏曰。言天下之所倚平也。或曰伊尹之號。豐城朱氏曰。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實立之。以為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于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乎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為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為之君。而又有尹以為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

配也

張子曰。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也。

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

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禘祭之詩。濮氏曰。序以為大禘。則禘不及羣廟之主。無因言相土。若以為禘祭。則羣廟之主在焉。而言湯事特詳。未乃及伊尹相湯。嘗意其為合祀宗廟。而以阿衡配食之樂歟。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定字陳氏曰。此詩頌

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然湯武德之盛如此。本其所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也。即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其即舜命之以敬敷五教之心歟。

達

他達反

彼殷武奮伐荆楚。采

面規反

入其阻。裒

蒲侯反

荆之旅。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象呂反

賦也。撻疾貌。

曹氏曰。言其兵威神速。

殷武。殷王之武也。采芻裒聚。

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

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

三山李氏曰。楚

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

為患。高宗所以討之。○孔氏曰。周始封熊繹為楚子。於

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曹氏曰。楚蓋荊州之楚地。

故或謂之荊楚。猶商稱殷商也。○華谷嚴氏曰。解頤新

語云。或謂成王始封熊繹於荊。至魯僖公元年始有楚

號。遂疑商時未有荊楚。乃欲假此以實韓詩。宋襄公時

作商頌之說。殊不思禹貢有荊州。即荊楚也。又有荊岐

則雍州之荊。詩人故以荊楚別荊岐耳。孰謂周始有荊

哉。楚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

之功也。慶源輔氏曰。撻彼殷武。言高宗能疾於用武也。奮伐荊楚。知所怒也。深入其阻。不憚勞也。哀荊

之旅。不縱殺也。有截其所。使之截然齊一。易曰。高宗伐

各居其所也。此其所以為高宗之功緒也。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

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易既濟九三爻傳曰。天下之

而克之。事之至難也。○豐城朱氏曰。自古中興之君。未

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之既弛。

紀綱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

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撥亂

維女。音汝。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

都啼反

不來享。

叶虛反

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氏。羗。夷狄國。在西方。

曹氏曰。漢志隴西郡有氐道縣。羗即西域婁羗之屬也。婁

音。享。獻也。世見曰王。

孔氏曰。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

一見。謂其父死。子繼。及嗣王。

○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

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

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曹氏曰商居河洛之間則荆楚在國南鄉昔成

湯之世雖氏羗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

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

○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反

稼穡匪解音解叶訖力反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言天命諸侯

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曹氏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

於天子實天所命也益稷云禹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

之地皆禹之功也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

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

畏服也

三山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觀孟子載天子巡守惟以土地田野為

慶讓之先誠以農事為重也容齋項氏曰言以歲事來享於君而冀以免於禍謫奉其稼穡而不敢解也

朱子曰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

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是欠了一句前輩分章全曉不得

其細讀方知是欠了一句豐城朱氏曰諸侯之立國

其始雖本於天命而歲事之共尤不可不奉乎王命焉

觀勿予禍謫之辭乃其兢惕戒懼之誠所以奉王命保

天命而君國子民之本也蓋君國子民之道莫先於稼

穡農事之不脩則國用之不給上無以供朝貢而盡臣

職內無以供祭祀而盡孝道故田野不闢則天子巡守

○天命降監下與下民有嚴叶五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

于下國叶越封建厥福叶筆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

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

又言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曰。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為視聽。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遑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豐城朱氏曰。高宗之賞不僭。於其建邦設都見之。刑不濫。於其伐鬼方見之。不敢怠遑。又於書之不敢荒寧見之。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

叶桑經反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

華谷嚴氏曰。言政教取正於此。

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

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三山李氏曰。書云嘉靖殷

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非壽考且寧而何。

我後生。謂後嗣子

孫也。

慶源輔氏曰。商之都亳。固有自來矣。然盤庚之後。殷道既衰。則人亦易而視之矣。至于高宗中興。王

都始復。翼翼然為四方之儀表。是蓋有以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風聲之盛。濯濯然威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

○陟彼景山。

叶所旃反

松柏九九。

叶胡員反

是斷

短音

是遷。方斲

陟角反

是虔。松栢

音角

有榘

五連反

旅楹有閑

叶胡田反

寢成孔安

叶於連反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

朱子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

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

九九。直也。遷。徙。方正也。虔。亦截也。

槌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

壘山謝氏曰。登彼景山而選材。取松柏之易直。

者斷之遷之。以繩墨取方正而斷削之。以松為椽桷。有槌然而長。以松柏為衆楹。有閑然而大。寢廟中

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

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慶源輔氏

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其與闕宮之卒章文義略同者。蓋俱為宗廟

治成而祭之詩。豈作闕宮者亦取法於是詩乎。○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迺遷其主而祔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

之。雖親盡而不祔。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

高宗即其一也。然嘗疑三宗之廟。未知立於何所。三宗之後。昭穆當祔者。未知入于何廟。竊意所立三宗。中宗

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列其廟于太祖廟之兩傍。三昭三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中宗

之後。則羣穆繼之者皆祔于其廟。高宗祖甲之後。則羣昭繼之者皆祔于其廟。如周自文王以後。羣穆祔于文世室。自武王以後。羣昭祔于武世室也。然此章與闕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安成劉氏

曰。篇內第三章為五句。朱子疑其脫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一章章七句。然此詩與闕宮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闕宮為頌僖公修宗廟而作。殷武為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闕宮所以頌僖公服夷蠻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張子曰。商頌之詞粹。○濮氏曰。

嘗謂魯頌之非頌。孔氏已言之。而商頌後三篇但稱述前王功德。殊不及告祭之意。亦自與前

二篇異耳。疊章非周頌也。而其鋪敘事實。全類大雅諸詩。每讀而疑。因志于此。○通典曰。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妣姜嫄契稷相土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大任大妣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於聲樂之間也。

詩傳大全卷之二十



